

苗新育

YU XIN MIAO



甘肃人民出版社

毛主席语录

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，首先是为工农兵的，为工农兵而创作，为工农兵所利用的。

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，作为团结人民、教育人民、打击敌人、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，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。

目 录

塔林育新苗	(1)
畅 通	(8)
责 任	(16)
手指的故事	(23)
师徒俩	(29)
无限风光	(38)
青石山上	(47)
渠水奔腾	(55)
育秧人	(61)
官兵之间	(70)
飞 跃	(75)
茁壮成长	(84)
号声嘹亮	(89)
讲 台	(95)
盐	(100)
选新生	(104)
桥	(111)
红喇叭	(119)

塔林育新苗

兰州炼油厂 仲 梁

(一)

夜幕降临了。装置区巨大的塔影渐渐模糊起来，只有远处高烟囱上还不时吐出的大片火舌，把半边天空映得通红。

严文林刚在装置操作室前刹住车，屋里几个粗犷的嗓门就火燎燎地嚷了起来：“严支书，九号阀门漏油啦！”

“漏油？”严文林心头一震，二话没说，撂下自行车，从窗里接过活扳手，就快步向油罐区奔去。

等严文林赶到那里，魏宝才师傅已经和几个师傅一起把阀门关死了。魏师傅正借着微弱的光线，把漏在破油毡上的油小心翼翼地捧在他的空饭盒里。他皱着双眉虎着脸，一声也没吭。

“今天不是小宋在班上吗，人呢？”严文林忙蹲下去帮着拿起油毡纸的角，把剩下的油倒进饭盒。

“他跑啦，漏了这么多油，还满不在乎！”老半天，魏师傅看看地上的油实在捧不起来了，才站起来，伸着两只油手，瓮声瓮气地说：“今晚开泵送油，交班时我还再三叮咛：九号阀门南边管线刚拆掉，闸门又不严，要特别注意检

查，可就是不听！刚才说了两句，还赌气跑了。”

看来，魏师傅可真动肝火了。小宋叫宋小海，这小鬼精明能干，跟魏师傅不到一年，就把这装置的工艺流程、操作顺序摸得烂熟。今年春天，厂里抽了三分之一的人员支援新油田的建设，人员比较缺，魏师傅提出让他顶班，车间革委会也同意让他顶班锻炼锻炼。半年多了，没出过问题，全车间谁不夸他们师徒俩啊！可万万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……

严文林把半饭盒油端起来放在操作室窗台上，和魏师傅来到车间办公室。一进门，魏师傅就气呼呼地说：“这些年轻人真难带，我带不了啦！”

“怎么，你也害怕困难，要撂挑子啦！”严文林转身推开窗户，望着装置区沸腾的夜景，语重心长地接着说：“近两年厂里来了很多年轻人，怎样把他们带好，让他们接好老一辈的班，这个任务比起多出几吨油来不知要重多少倍。”

“我总觉得小宋根子正，又肯动脑子，接班没问题，可没想到……”

“不，应该是早就想到的。”严文林没等魏师傅说完，就接着说，“象小宋这些生在新社会、长在红旗下的青年人，还不懂得啥叫艰苦奋斗。如果我们只教他们熟悉工艺流程、掌握操作规程，不注意思想教育，他们就会走到邪路上去。”

“看来，我疏忽了这个工作！”魏师傅琢磨出严文林讲的话的味儿来了，用没擦干的油手拍着自己的脑袋说。

“对，明天开个班后会。”

（二）

开罢班后会，小宋憋着一肚子气离开了操作室，无意中

又走到九号阀的地方。昨晚漏油的痕迹还很明显。他蹲下去抓把土捏了捏，油渍渍的。唉，谁知道这点小事会惹下这么大的麻烦，魏师傅他们的“气派”也太小了，这点油还值得那样大作文章？竟然提出连他顶班也不放心了。他越想越恼火，狠狠地摔掉了手里的土。

这时，小宋发觉谁给他披了件棉袄，回头一看，党支部书记严文林站在他后面。严文林跨过管线，靠着小宋坐了下来，略带责备地说：“连棉袄也不要啦，小心着凉。”

一阵沉默之后，小宋憋不住了：“严支书，我不明白，今天会上干吗把这事提得那么高？”

“你觉得高吗？”严文林不露声色地问。

“我知道漏油是不好，但大家应该实事求是，问题有多大就讲多大。”

“你认为有多大呢？”他的口气仍然很平静。

“这样大的炼油厂，偶尔漏点油有什么了不起？今后工作中注意点，避免发生就行了。”小宋用脚拨弄着黑沃沃的泥土，满不在乎地说。

“有什么了不起？照你的说法，那往后生产再扩大，就更不在乎这点油了！”严文林凝视着夕阳下高耸的油塔，接着说：“你还记得魏师傅讲的帝国主义妄图在石油上卡我们脖子的故事吗？要知道甩掉‘贫油国’的帽子并不容易啊！现在，用洋油的年代刚刚过去，我们怎么能大手大脚呢？”

“这我明白，可为什么要斤斤计较这点油呢？”

“这些油还少？”严文林抓起一把油渍渍的泥土，耐心地说：“毛主席教导我们，‘要使我们国家富强起来，需要几十

年艰苦奋斗的时间’。我们厂大，这说明党交给我们的担子重、任务大，绝不能成为制造任何浪费现象的借口和理由。你想想，平常那些老师傅为什么连抹布上的油都要拧得干干的？昨天，魏师傅为什么在这里用手捧起半饭盒油？是因为他们‘气派’小吗？不，是因为他们明白多一滴油就是多一分贡献，就是多一支支援世界革命的力量。”

小宋想起了操作室窗台上那半饭盒油，惭愧地低下了头。

“进厂两年来，你的技术学得比较快，但为什么没接好班呢？原因就是你还从没有从魏师傅那里把最重要的东西学到手。”严文林望着耷拉着脑袋的小宋，一锤砸一字地说：

“你还不知道解放前石油工人吃过多少苦啊！”接着，他讲起了自己童年的悲惨遭遇：“我从十二岁起，就在玉门的炼油厂当学徒。那年月，咱石油工人的血还没有资本家的油值钱啊！记得临解放那年开春的一天，有个臭技师跑到车间瞎胡闹，结果搞错阀门漏了油，贼工头不分青红皂白，顺手拿起钢丝鞭，照我背上猛抽起来，打得我皮开肉绽，当场昏了过去……”

“后来呢？”小宋的眼眶里噙满了泪花。

“后来多亏一个姓宋的师傅夺了工头的钢丝鞭，……”

小宋的眼里含着泪水盯着脚前那渗着油迹的地方，仿佛从那里发现了他从来没有注意到的东西。等到他回到操作室拿饭盒时，魏师傅已经把晚饭买好了。他一边挑着拣来的废螺丝，一边爽快地对小宋说：“我是有啥说啥，昨晚是在气头上，对你态度不好……”

小宋猛地扑到魏师傅怀里，半天才叫了声“魏师傅……”，眼泪象泉水似地涌了出来。

(三)

小宋要求明天在班后会上斗私批修。下班后，他把发言稿塞进口袋，到车间办公室找严支书。

严文林正与厂革委会联系外单位来参观的事，他作了个手势，小宋就在旁边坐了下来。

“明天来吗？欢迎，欢迎，……嗯，等我记一下，石油化工联合总厂……带队的叫什么？宋振民……”

一听“宋振民”三个字，小宋象触到了烙铁一样，几乎跳了起来。他强镇静住自己，心里又翻滚开了：坏啦，爸爸什么时候来的，咋没提前写信说一声。要是人家明天一来就碰上“检查会”，那爸爸的胡子还不翘到眉梢上去了！多丢人，唉，倒霉的事都挤到这节骨眼上了……

严文林放下电话筒，望着局促不安的小宋：“你爸爸不是也在石油化工联合总厂吗，这次他来了没有？”

小宋涨红了脸：“嗯，来了。”他的手刚触到口袋就缩了回来，仿佛针扎了似的，吞吞吐吐地说：“我想再考虑一下，把发言稿改一改。”

严文林发现小宋的思想又有反复了，便一语双关地说：“恐怕稿子不用改了，思想上倒要考虑一下。”他见小宋不吱声，走过去拍着小宋的肩膀，鼓励说：“承认错误要有勇气，怕这怕那，就永远改正不了错误。”说着，他从工具箱里拿出几个旧螺丝，一边擦着上面的铁锈，一边说：“你爸爸也是老工人了！？”

小宋心不在焉地说：“他是炼油工出身的工程师，解放

前也在玉门……”

“玉门？”严文林眼前倏地闪过一张与小宋相仿佛的脸庞：宽脑门，长方脸，眉毛又粗又黑……他停住手里的活，急切地问：“你爸爸解放前是在玉门？”唯恐刚才听错了似的。

“嗯，听说是什么庙炼油厂。”

“他叫什么名字？”严文林顾不得擦掉满手的铁锈，抓住小宋的肩膀，声音发抖地问。

“就是宋振民。”小宋诧异地望着他。

“宋振民，”他失望地摇摇头，“不会是他！”

(四)

严文林和魏师傅、小宋几个人正在塔下检修油泵，听说参观的人来了，顾不得摘掉安全帽，飞快地直奔车间办公室而来。由于跑得太快，严文林差点和站在门口的宋振民师傅撞个满怀。他望着这张熟悉的脸庞，怔住了，好一会，才仿佛从梦中惊醒过来，用一双沾满油泥的大手紧紧地握住宋师傅的手，惊喜地说：“宋师傅，你是宋德贵师傅？”

“宋德贵！”宋振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这个名字伴着他度过多少苦难的岁月啊！他端详了半天，才声音颤微地说：“你，你是小林子？”

“是小林子。”严文林一把掀掉头上的安全帽，象小孩似地把头伸向宋师傅的怀里，这意外相逢的喜悦逐渐被血和泪的回忆代替了……

严文林平静了一点，望着一张张惊异的脸，缓缓地说，

“他就是我以前常说的那位宋德贵师傅。解放前，我在玉门的炼油厂当学徒时，他因救我，被资本家抓进了监牢。玉门一解放，我就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，以后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，一九五八年复员到咱们厂，离别二十多年，没想到在这里碰见了。”

“那次抓去不到三个月，我就在几个老工人的帮助下逃出玉门，改了好几次名字，换了好几个地方，最后才在兰州落了脚，一直到解放。一九五三年，我又被调到东北工作。”宋师傅抚摸着严文林厚墩墩的肩膀，眼眶里滚动着泪花，还象是对待小孩子一样地说：“小林子，你总算长成人了，要发扬石油工人的优良传统啊，象大庆人那样，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多出油、出好油！”

满屋子人都为这老一代炼油工的相逢而高兴，争着问这问那。小宋却由万分惊喜陷入沉思，他用手拽着头发，心潮象黄河的波涛一样翻滚，羞愧的泪水顺着脸颊流了下来。

“严支书，这是我的发言稿。我要求在今天班后会上就检查。”他猛地从口袋里掏出发言稿，递给严文林，毅然转向宋师傅，惭愧地说：“爸爸，前几天我出了个事故……”

宋师傅弄清楚漏油的大概经过后，严肃地说：“让我们来学习的那些青年人也参加一下你们的会吧，听一听是有点好处的。”

严文林意味深长地问小宋：“你看行吗？”

“行！”小宋抬起头，回答是那样坚定。严文林、宋师傅和魏师傅会心地笑了，小宋不好意思地把目光转向窗外。

太阳高高地升上塔林，阳光下，那排小树又高多了……。

（载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日《甘肃日报》）

畅 通

蒋 崇 仁

六月的天气。太阳已经照着车站前大柳树的树梢梢，闷热得使人透不过气来。铁路旁边的小道上，肩并肩地走着两个人，他们朝着东头走去。那个中年的是车站革委会的老罗，一边走着一边在跟身旁的小青年讲：

“你那位师傅，也姓张，大家都说他是人老心红！就说最近吧，前两天下了几场毛毛雨，路基上的杂草长得可兴旺，他早就看在眼里，每天中午也不歇一会儿，一撂下饭碗，就往外跑。啊呀！那是最热的时候，简直能把人烤出油来，只见他头顶着太阳，蹲在路基上一个劲地拔草。没几天，西头的草给他拔得一干二净。嘿，我估计错不了，现在扳道房里找不着人，他准是到东头去了……。”

那小青年叫张勇。此刻，他心里另有一番心思哩！老罗的话他顶多听了一半。原来，他一进了铁路部门，就有一个美好的愿望：那就是当一名火车司机，驾着钢铁骏马，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，满载着大量的物资，运往祖国四方，……。万万没有想到领导却把他分配在这沪宁线上的一个小车站，而且担任扳道员的职务。对此，他嘴里虽没吭气，但心里总觉得干这项工作没劲儿。

“看！那不就是他！”老罗宏亮的嗓音，打断了他的沉

思，小张抬头一看：果然前边路基上有一个人蹲着。

“老张啊！这么热的天，你也不歇歇。”老罗关切地说。

只见张师傅直起身来，一件衣衫早被汗沤透了，他笑笑说：“这杂草不拔除，影响了线路的质量，我心里可不安啊！”

他就是小张要见的师傅，叫张怀忠。是一个干了二十多年的扳道员，他有五十以上的年纪，身材高大结实，红光满面，是一个挑惯重担的汉子。

“你看，我给你领来一个徒弟。”老罗介绍说。

小张接着喊了一声：“师傅！”

一种掩饰不住的快乐，流露在张师傅的脸上，他呵呵笑道：“好啊！咱们早就盼着哪！”说完，他将两只宽大的手掌，扶着小张肩头，看了半晌，心里象吃了蜜一样甜。

几天以后，张师傅发现小张的神色有点快快不乐，揣度准是他对工作不安心，不禁暗暗思忖：小伙子思想上“螺帽”松了，我应该帮他拧紧一点。这一天，他俩来到十八号道岔跟前，张师傅照例象往常一样开始进行认真检查，并且语重心长地对小张说：“当兵的都知道武器的重要，咱们扳道员的武器就是道岔，信号机。枪生锈不能打敌人，道岔生锈同样不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。”接着又说：“看上去扳道工作简单，责任可重哪！思想稍不集中，扳错道岔就会发生翻车、掉道、挤岔的事故。”小张听着心里在暗暗嘀咕：师傅讲的也太神乎了，这么个小站，扳来扳去，还不就是这两股道，有啥复杂的。

不久，真的发生了复杂的事情——小张出了一件严重的事故，这对他简直是晴天霹雳。事情是这样的：那天，师徒

俩在办理列车交会，在列车进站后，小张竟忘记把道岔的位置转换过来，这时，另一列列车就要进站，汽笛声由远而近，已经听见列车奔跑的隆隆声，正在全神贯注立岗接车的张师傅，忽然发现道岔位置不对，在这关键时刻，只见他“蹬蹬蹬”几步飞奔，一下跳上握柄台，把道岔迅速倒了过来，终于化险为夷，避免了一场严重事故。小张在一旁早已吓得不知所措，他见张师傅朝他走来，心里别别跳，猜想要挨一顿批了。张师傅气得那一嘴短胡子一翘一翘的，心里象给刀剐了般难过，他那两颗圆鼓鼓的眼珠狠狠地盯着小张，猛地一跺脚，迸出一句话：“嗨！你、你——真不争气！”小张听罢，脸儿瞬时绯红，又气、又悔、又恨，象斗败的鸡一样。

这一晚，小张躺在床上，翻来复去，怎么也睡不着。胸口象塞了一团乱草似的，闷得慌。他感到难过，刚踏进铁路，满想好好地干一下，实现自己立下的“为了解放全人类，革命到底志不移”的誓言，想不到才没几天，就出了问题。悔不该自己思想开小差，张师傅平时对我讲的话儿怎么忘得一干二净呢？他想来想去，这里不能呆下去了，明天我得向领导作检查，另外还提出调离工作的要求。……

“嘤嘤嘤”忽然有人在敲门，声音很轻，小张“霍”地从床上蹦了起来，踌躇了一会，然后走过去，一下把门拉开，不由得瞪着眼发怔：张师傅披着衣服，正笑眯眯地对他说：“没睡着吧？在想些什么哪？”小张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师傅，我太麻痹大意……”张师傅说：“这还是现象，根源是啥？”小张低着头，红着脸将手搓来搓去。张师傅以一种缓慢的口气说：“你今天出了岔子，是因为你思想走岔了

道的缘故。现在你恐怕想当‘飞马牌’了，是吧？其实一个人，有了私心杂念，是什么都干不好的，上哪儿都想‘飞’的。”随即，他又意味深长地说道：“小张啊！我老在想一个问题：我们革命征途上的一些烈士们，象刘胡兰、黄继光、邱少云，当他们在生死关头，他们是在想什么呢？他们想的是党的利益，人民的利益，这样，他们对人民就会作出贡献，在必要的时候，他们就能够勇敢地去牺牲自己。”张师傅又说：“李玉和、洪常青、杨子荣，也是这样的英雄人物。”

张师傅又说：“小张啊，我们作为一个革命青年，就要想想这些问题，做人就要做这样的人！”

小张开始沉默了，脸上觉得火燎似的。一会儿，他一把攥着师傅的手说：“师傅，我一直总在想，当扳道员对我说来，是南瓜生在瓮里——没出息。”“没出息”，张师傅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双手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。声音沙哑地说：“解放前，在我十五岁的时候，我受不了地主的迫害，来到了上海，在火车站当了装卸工人。可是逃脱了地主的鞭子，却逃不过工头的棍棒啊！一天我甩断了一根木头，刚巧砸在脚上，痛得我昏了过去。可是满脸横肉的工头走了过来，冷笑一声，一把抓住我的衣领，一阵巴掌加拳头，硬要我赔木头，嘴里还不断骂着：‘没出息，穷小子……’还要拉我到日本鬼子那里去。多亏穷哥们的帮忙，和他进行了斗争，第二天才算又让我上了班。可是，从此我的右脚少了两只脚趾头。在那个世道，火车头辗压的那里是钢轨，那是我们工人的骨髓；火车头燃烧的那里是黑煤，那是我们工人辛酸的血泪啊！……”张师傅沉浸在痛苦的回忆之中。一忽

儿，他猛地一扬头，站起来挺挺胸脯，低沉的声音变得高昂起来：“解放以后，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，铁路是人民的铁路，咱们穷工人当了国家的主人。这两条闪闪发光的钢轨是祖国的大动脉，一直通向北京！咱们每扳一次道，接一趟列车，都是在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战斗，为世界革命贡献力量，你说咱们没出息吗？”张师傅心里象搁着一盆火，句句话儿发烫。小张心潮起伏，眼圈里感到热乎乎的，他对张师傅说道：“师傅，我全明白了。”“好啊！”张师傅那饱经风霜刻满了皱纹的面孔，露出了欣喜的笑容，眉毛也随着扬起来了，“小张，我今天态度不好，真不该这样，往后让咱师徒俩，做一颗红色的道钉吧！永远牢牢地守卫在毛主席指引的轨道上。”

张师傅走了后，小张心潮翻滚，他觉得张师傅的话儿句句说到了自己的心坎里。他翻开了《纪念白求恩》，“**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，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，……**”毛主席的光辉指示照亮了他的心。

时间真快呀，一晃眼三个月过去了。这一天夜里，是小张第一次独立当班工作。老天却并不帮忙，似乎想考验他一下。

天，忽然变了脸，乌沉沉地不见一颗星星，小小车站顷刻被黑暗吞没。远处不时传来阵阵沉闷的雷声，看样子一场暴风雨很快就来了。

从扳道房里透出一股红色光芒，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中，显得特别耀眼。屋里，荡漾着激昂的音调：“……革命的道路再艰险，前仆后继走向前！”小张轻轻哼着《红灯记》的唱词，一边在聚精会神地擦拭着信号灯。窗外，雷声

一阵比一阵紧，他依然纹丝不动，双手捧着擦得晶亮的红灯细细端详着，仿佛眼前出现了李玉和高举红灯，气势轩然的光辉形象。他浑身充满了力量。

突然，一道闪电，把屋里照得雪亮。紧跟着又是“忽隆隆”一阵炸雷，震得窗户“晃晃”直响。这时，瓢泼大雨顷刻而下，他刚把窗户关上，又听得“嘀铃铃”一阵阵急促的电话铃声，他一把抓住听筒，十分严肃地回答：“是！我就是，什么？……二十一点四十三分有一列援外物资列车通过……噢！风力已增加到八级……我一定加强检查了望，保证列车准点通过！”小张搁下电话，看了看桌上的小闹钟，离开到达时间还有二十五分钟，他决定再把道岔、信号机检查一遍。于是，他穿戴好雨衣，打开了红色的信号灯。这时，他自豪地感到自己犹如出征的战士，今夜是自己第一次独立当班工作，又遇上这场暴风雨，这可是锻炼和考验的好机会啊！他又觉得要是师傅在身旁该多好。“忽隆隆”又一陣急雷闪电，他一把推开门，迎着暴风雨冲了出去。

外面漆黑黑的一片。雷声隆隆，暴雨象掀翻了锅一样，直往下倾倒。闪电照得人睁不开双眼。在这暴风雨的黑夜中，唯有红色、黄色、蓝色的信号灯，在动人地闪耀着。小张顽强地顶着逆风斜雨，红灯引路，一直往十八号道岔走去。蓦地发现前方有一簇灯光在忽闪着，他警惕地捏紧了拳头，不禁加快了脚步。小张使尽全力大喝一声“谁？”“是我！”小张心里一喜，这不是张师傅吗？！他今晚不当班咋出来啦？走近一瞅，红灯前闪现出张师傅满是雨水的脸，他正在检查道岔。“张师傅，你，这么晚，又是这个天……”

“嘿嘿，我睡不着，走出来看看。小张，今晚有重要列车通

过，可要加倍注意，你记得咱们铁路工人的钢铁誓言吗？”

“把我们铁路建成打不烂，炸不断，联得上，通得过的钢铁运输线！”小张铿锵的声音压倒了滚滚雷声。“好样的！道岔我已检查了，没啥问题，咱再上信号机去看看吧！”信号机，有十多米高，平时不费力气“唰唰”地就上去了。可是在这八级大风中，就费劲了。张师傅一捋袖刚想上，小张忙一把拽住他，说道：“我上！”谁知刚攀了几步，一阵狂风吹过，差一点把他掀了下来，密集的雨点打得他睁不开眼睛，他突然想起张师傅的话儿：“信号机，是行车的眼睛啊！”在这小小的风雨面前，难道就懦弱退缩？不！要上！想到这里，顿时一股热血上涌，他使劲地往脸上抹了一把雨水，心里默念着：“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，排除万难，去争取胜利。”一步一步艰难地向上攀登……。张师傅在下边，将手遮着眼睛往上瞧：高高的信号机上，小张就象暴风雨中翱翔的小雄鹰。他又喜又担心地喊道：“当心啊！”一会儿，只见小张“忽”地一下顺着拉杆溜了下来，向张师傅说：“一切正常！”

这时刻，风力更骤了，暴雨更密了。远处透过重重的雨帘，显示出一束白炽的光亮。“是列车！赶快准备接车。”张师傅果断地说。两人赶紧向月台方向奔去，陡然，只听见“哗”地一声巨响，他俩一震，忙煞了步，举灯一照，两人的脸色“唰”地都变了。原来，月台旁一颗大柳树被狂风掀倒，正好横卧在轨道上。如果及时排除，眼看一场列车颠覆的危险马上要发生，多么急人！英雄蔡永祥抢救列车的光辉形象顿时在他们眼前浮现，张师傅高声喊道：“‘一不怕苦，二不怕死’，我们搬掉它！”说着，他俩以迅雷不及掩